

THE SHERLOCK

HOLMES COLLECTION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Collection

【下】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THE SHERLOCK



I561.4/148
:3
2007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Collection

【下】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I561.4

148

:3

中国言实出版社

目 录

恐怖谷 (长篇探案)

伍心铭 译

上卷 伯尔斯通的惨剧.....	(3)
一 警告	(3)
二 谈话	(10)
三 伯尔斯通的惨剧	(17)
四 黑暗	(24)
五 剧中的人物	(33)
六 一线曙光	(42)
七 谜底	(51)
下卷 嗜血派人	(59)
一 少年旅客	(59)
二 身主	(64)
三 凡米赛 341 分会	(75)
四 恐怖谷	(84)
五 最黑暗的时刻	(90)
六 危机	(97)
七 陷阱	(103)
八 尾声	(108)

最后的致意（短篇探案）
陈爱义 译

专制魔王.....	(113)
可怕的纸盒.....	(136)
红圈会.....	(155)
潜艇图.....	(172)
临终的侦探.....	(181)
郡主的失踪.....	(192)
魔鬼之足.....	(207)
最后的致意.....	(226)

新探案（短篇探案）
王云弟 译

显贵的主顾.....	(241)
白脸军人.....	(252)
网中鱼.....	(263)
玫瑰山庄.....	(275)
吸血妇.....	(288)
同姓案.....	(301)
石桥女尸.....	(314)
怪教授.....	(330)
狮鬃毛.....	(342)
带面纱的房客.....	(353)
老屋中的秘密.....	(361)
退休颜料商的故事.....	(374)

恐怖谷 长篇探案

.....
“有新发现吗,福尔摩斯?”我睡眼惺忪地问。

他手持蜡烛,半晌不语,然后他将身体靠近我,说:

“你没发现我有些头脑不正常?我真是显得有些傻了,华生。”

“我丝毫没有感觉出来。”我对他的话有些诧异。

“总算还有点儿运气。”他说,之后,他便一言不发了。

.....





上卷 伯尔斯通的惨剧

一 警 告

我说：“我却觉着……”

“我该这么来办。”未等我把话说完，福尔摩斯便立即打断了我。

虽然我自诩非常善于克制自己，但他这样有失礼貌地直接打断我正想要说的话，让我多少有些尴尬，甚至稍稍有些愠怒了。于是，我板着脸说道：

“福尔摩斯，说心里话，你的确常常让我感到难以忍受，你说是吧？”

他没有理睬我的不平之言，默不作声地想着自己的事情。对于面前的早餐，他似乎毫无食欲，用手撑着头，目光紧紧地停留在那张刚才从信封中取出的纸笺，接着又举起信封，凑到灯前，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信封的开口。

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明白了什么，慢慢地说：“这是卜罗克的字迹，”顿了一顿，他接着解释说：“卜罗克在书写希腊字母ε时，常把这个字母的上面写为花体。虽然以前我只看过他的两次字迹，但这个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敢肯定，这张字条是卜罗克写的。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有要事要告诉我们了。”

他在说这些话时，好像是在自己讲给自己听。虽然如此，这一席话却驱散了我一脸严肃的表情，进而激发了我巨大的好奇心。

“你说的卜罗克是谁？”我急切地问。

“我亲爱的华生，姓名只是一个人代表身份的标志，也就是说，卜罗克并不是一个真名。不过，这个假名的后面应该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点儿琢磨不透，但对我们又有很大吸引力。早在前一封信中，他便已经直接了当地表明，这是一个假名字，并告诉我，要想找到他，就好比大海里捞针一样难。卜罗克的价值并不是他本人，他所交往的一位大人物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像是一条小草鱼与一条大鲨鱼，一只狼与一头猛狮。他们结合在一起，事情就难以想象了。这位大人物不仅具有鲨鱼的凶残，而且具有狐狸的狡诈，简直是凶神恶煞。亲爱的华生，你知道莫理亚提教授吧？”

“你指的是那个伎俩多多的恶犯，在群贼中就像……”

“你又要犯错误说了。”没等我说完，他便抢先阻止了我，脸上流露出不满



意的神色。

“是不是在群贼中犹如羊羔一样默默不露声色？”我继续讲完我的话。

“哈！我的华生，你好聪明！你真是机智灵活，让我出乎所料，倍感意外。莫理亚提确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是一个黑社会老大，足智多谋，是许多罪恶行径的总导演，是一个天才的足以掌握国家命脉的危险分子，他让我们不敢小觑。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要把他说成是恶犯，他就会到法庭上告你恶意攻击。他做事一向是让人找不到任何疏漏的，因此常人不会对他有丝毫的戒备和怀疑，更不会找到和指出他任何的马脚。他从不爱出风头，不会向世人公开翘起自己高傲的尾巴，而是善于伪装自己，办起事来温文尔雅，颇具君子之风。这种人受到恶毒攻击，在公众看来，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弄不好，一个游手好闲并且诋毁他人的庸医的恶名会反过来扣到你的头上。不过，我亲爱的华生，请你且放心，尽管他做事好像天衣无缝，但终有一天，我们会抓住他的破绽，给他以致命的一击。”

福尔摩斯说完这段话，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双眸放出光亮，注视着我。

“这可能只是迟早的事情。”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不过还有卜罗克……”

“非常有道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抓住卜罗克这根藤，来一个顺藤摸瓜，去找那个叫做莫理亚提的大瓜。我们只要紧紧地抓牢卜罗克这根藤，也只有抓牢这根藤，问题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

“对，只要藤瓜相连，问题就已经有一些眉目了。”

“很好！我们绝不能放弃卜罗克这个线索，要像蚊子一样紧紧叮住，不能放松。从我以往的经验来看，卜罗克的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他的良心没有因他人的影响而变坏，我还曾私下拿了10镑交给他，因为我想尽办法来动员、调动他，因此他也没有令我感到失望。有一两次，他竟也事先通知了我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会使某项案件得到及时的帮助。这些帮助是巨大的，它使即将发生的案件得以避免，防止了悲剧的发生。现在我确信，我们现在惟一需要的就是密码本，一旦到手，我们就立刻命发觉，原来这是卜罗克又一次送给我们的非常及时而且又非常有用的消息。”

那一张写满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字的纸笺，这时已被福尔摩斯展开平放在桌上的盘子中。我满腹疑虑地站在福尔摩斯身旁，同使一起端详着纸笺上的字迹，纸笺上排列着这样一些字母和数字：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26 BIRLSTON.E 9 47 171

“找到什么让我惊喜的答案没有，福尔摩斯？”我问。



“这些奇怪的文字肯定是用来传达某种信息的，这毫无疑问。”

“它现在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没有破译密码的手段。”

“的确如此，没有密码本，它似乎也就成了一张废纸。”

“你一向是才智过人的，又怎么如此沮丧地说它是一张废纸呢？”

福尔摩斯笑了笑，回答说：“你经常浏览报纸里的通告栏吗，那里面的内容读起来非常简单，而我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密码时，就像读它一样简单，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有时还会引起我巨大的兴趣和成就感。但这次纸条上的密码与以往的密码有很大区别，可以说是迥然相异，因为从这些数字和字母来看，其所指肯定是某一本书中某一页中的一些词汇。我们现在并不清楚是哪一本书，所以我们也无从下手，知晓其意了。”

“那么怎么又会有伯尔斯通(BIRSTON. E)与道格拉斯(DOUGLAS)这两个词？”我急忙提出自己的疑问。

“道理很简单，那本书的那一页上肯定没有这两个词。”

“这就奇怪了，他不告知我们书名，我们就一无所知，为什么呢？”

“开动你那聪明的脑子吧，华生，依你的天赋，这么容易解决的简单问题是不会难倒你的，如果把卜罗克换成你，你会傻乎乎地把写有密码的纸条和用来破译它的密码本一起放在一个信封里邮出去吗？我想肯定不会的，如果邮件在投递过程中发生了纰漏，送到了别人手中，天机岂不是泄露无遗了。相信我吧，不久我们就会收到那重要的密码本，它会作为第二封信件邮来，到那时，我们就不会发愁无法识破这张纸条了。”

一切事情都像他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只是片刻时间，仆人弼雷走进房间，手中拿着的果然是一封信件。

福尔摩斯急不可待地撕开信封，迅速抽出里面的信件，敏捷地用手展开，立刻，他兴奋地说：

“字迹一点儿都不差，哇！并且署上了他的名字，亲爱的华生，事情终于有眉目了，这的确非常好。”

他的兴奋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当他读完信时，脸上又布满了失望的神情，他绷紧了嘴唇，然后又松开嘴唇说：

“事情一点儿也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令人满意，反而更让人担忧起来，恐怕一些麻烦要降临到卜罗克头上，事情的确有点糟。”

我急忙拿过那封信来，信上写着：

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希望也不情愿再干这样的事情了，这实在不太安全，他已对我产生了疑虑，这是我明显可以感觉到的。也就在刚才，当我刚刚把地址写在信封上，想把密码出处交给你的时候，他突然像一个天神一样降临了。还好，信

被我遮住了，所以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否则，那就完了。他的眼神里分明充满了深深的狐疑，这让我多少有一些惊慌。大概上次给你的纸条对你已毫无意义了，你最好是尽快将它销毁掉为好。

弗莱特·卜罗克

福尔摩斯这时又将这封信拿过去，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上面的字迹，一只脚踞在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过了许久，他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们现在倒不必小题大作，也许事情并没有像我们所推测的那样坏，可能卜罗克多少有些草木皆兵之感，从而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一个人干一件冒险的事情，多少是会有一些诚惶诚恐的。”

“信中的他一定指的是莫理亚提教授了。”

“没错，他们那一帮，互相谈论起来，要提起他，没有人不认识，那是不言而喻的，他是那帮人的头儿，没有人敢不听他的。”

“他究竟有什么神通，居然能号令众人？”我追问着。

“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人料事如神，像计多端，加之拥有属于自己而且在整个大洲都很有影响的一股势力，这种势力的强大程度让我们无法想象，你想谁与这样的人物打交道，不会惧其十分呢？这样的人物又有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得出来呢？难怪我们的卜罗克先生都被像吓得晕了头了，信上的字迹匆匆面就，写得不成样子。不然你看，信封上的字要比信中的字迹好多了，显然是在那人来之前从容镇定地写下来的。”

“但是他为什么又冒这么大风险写这封信呢？不写不是反面更好更安全一些吗？”我继续提出我的疑问。

“你又想错了，我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情况，如果我们莽撞地去直接向他索要密码本，就会将更大的危险带给他，你明白吗？”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一边点头一边说，“可是，我们现在却是无计可施，眼睁睁看着它，却无法了解其中的意思。”

他并没有立即发言，而是靠在椅背上，跷起一条腿，眼睛停留在天花板上，手中的烟斗发出一丝红光，袅袅的烟雾飘向空中。许久，他发言了。

“我亲爱的华生，还是努力发掘一下你的聪明才智吧！让我们用大脑中逻辑思维的网来把事情从头到尾过滤一遍，也许我们就可能会找到新的有价值的东西。首先，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梦寐以求的密码本实际上是一本书，这就是我们逻辑思维的起点，你看如何？”

“有点儿玄乎吧！”

“我说它是一本书是有道理的，也许这是我们惟一可以入手的途径，你之所以感到有点玄乎，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充分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你的大脑



还未飞快地运转,难道你丝毫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

“老实说,的确如此,我正想倾听你的高见呢!”

“好吧,咱们一起来看,”福尔摩斯一只手拿起纸条,另一只指着那张纸条对我说:

“首先请你注意一下这些密码的开始部分,那有一个数字‘534’,这极有可能是指的一本书的页码数,而且最少有 534 页的一本书的确应该是一本大块头的书了,这一下我们可以缩小一下范围了。再看第二部分密码,写的是‘C2’,那么,它又指的是什么呢?不要吝啬,华生,发挥你的想象力,看看它究竟指的什么,看看我们是否还会有进展的可能性。”

“如果密码本真是一本书的话,福尔摩斯,我想‘C2’大概指的是第二章节之类的吧!”

“够聪明,但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的理由是这样,既然指出了多少页,那么就已经非常具体详尽了,接着再指出是多少章,岂不是有点画蛇添足了吗?再说,如果按你所说的,到第 534 页才是第二章节,那么这本书的章节容量真是大得让人吃惊,你同意我的推理吗,华生?”

“那么,你指的是‘C2’还有另外一种意思或解释,噢!是第二栏,对不对?”我恍然大悟。

“正合我意,除此之外,不可能会有别的解释,现在我们看看已经有了哪些收获,首先这是一本大块头的书,书中每页又分为两栏,另外,你再看纸条中的数字,有一个数字是 293,这说明,每一页中的每一栏词的数目也是相当可观,每一栏有不少的长度。哈,努力吧!看我们还能发现一些什么。”福尔摩斯紧锁的双眉这时稍稍有了一些舒展。

“难道我们还能推出些什么?”我带着巨大好奇心,等他继续发言。

“我敢断定,这本书如果存在的话,它一定是一本对你对我以及对卜罗克都很平常易见的书,如果是一本发行量不大而卜罗克又感觉我们没有的书,卜罗克会很快把书送到我们手里的。正因为如此,也就是说,卜罗克认定我们身边有这本书,他才不会将书寄来,他只需告诉我们那本书的书名就可以了。现在,秘密就在我身边非常容易见到的一本大块头的书里。”

“你的话的确让我感到越来越可信,难道不是吗?从一本密码推到一本身边易见的大块头书,这是一个不小的飞跃,我的头脑被你激活了,我甚至已经敢撑大胆子说这本大块头书不是别的,而是几乎人人都有的《圣经》了,的确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认定,我们需要的密码本就是《圣经》。”

“你的精彩见解的确给人以本到渠成、顺理成章之感,但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要提醒你一下,虽然我比你自负,但也同样比你高明一点点儿,当你听完我的请之后,你就会感到我并不是自诩。你要想到《圣经》的版本,简直多得让我们目不暇接,不同的版本中的不同的话会出现在各自版本的不同

页码上,若卜罗克的《圣经》与我们身边的《圣经》不是同一个版本,事情不就会弄得一团糟吗?何况,莫理亚提手下的群贼中诸如《圣经》之类的书几乎是很少有的,这类书并不适合他们。总之,要想不引起混乱和麻烦,卜罗克用的书一定是会有统一版本的,只有这样,才不致于造成误会。”

“这种符合要求的书实在是微乎其微呀!”

“这恰是我们非常希望的,我们将很容易地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做我们的调查,如果不出所料,这本书将很快被我们找到,这一点我敢打赌。”

“会不会是萧伯纳的著作呢?”

“这多少有些偏差,不知你感觉如何,依我的观点,萧伯纳的著作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其文风简练,并且基本词汇量和一般词汇量都相对要少一些,如果从他的著作中寻找自己用于表达一定意思的词语,恐怕就会遇到一些困难了。就好像一部字典中的一页不太能满足我们用以寻找词语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和段落一样,某些词汇量较少的著作是不太适合我们的,也同样不适合于卜罗克。”

“哈!如果没错的话,那一定是年鉴!”我并没有因为福尔摩斯的否定而停止自己已经发热的头脑,又一次提出我几乎可以确信是正确的断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准备要采摘胜利的果实了,你的深思苦想终于没有白费,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亲爱的华生。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惠特克年鉴》,它是目前最符合条件的,它的厚度和页数已经足够,而且每页清清楚楚地分为两栏。在词汇量上,这本年鉴的特点是由少到多,由简至繁,几乎到五百多页时,词汇量已足够达到做密码本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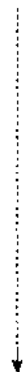
这本《惠特克年鉴》便放在我们而前的写字台上,是一本又厚又重的大块头书。福尔摩斯边说边走上近前,双手将这本书端起,放在胸前,一只手迅速将书打开,翻找着。

“华生,现在我们把书翻到 534 页。”

我急忙凑上前去。

“你看,华生,这就是 534 页,瞧啊,看第二栏,让我们略数读一下,……啊!这是讲英管辖印度的资源与贸易交流等情况的,但愿它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亲爱的华生,做过记录员的工作吗,快,请你帮我做一下记录,我们将得到重要的东西。第 13 个词是马拉塔,这好像与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相关之处,第 127 个词是政府,虽然有那么点意思,但仍然相去甚远,让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坏了,怎么会是‘猪毛’这个词,糟了。我的华生,看来我们对书的选择又发生了百分之百的错误,我们又失算了。”

说这话时,福尔摩斯的沮丧之情溢于言表,可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又不会懊恼和失望呢?我也非常失望,想劝慰他一下,又感到无话可说,况且,这又能说什么呢?炉火的红光在福尔摩斯的脸上晃动,从他那炯炯的眼神里,



我仍感到他并未失去信心。他的头脑仍然进行着快速的思维运动,这是我的直觉告诉我的。

“哈哈!我真糊涂!”忽然,福尔摩斯响亮的声音将我从沉思中惊醒。只见他快步走向书架,只寻找片刻,便从中“噌”的一声抽出一本厚重的书来,等我仔细去看时,这才发现,原来那是另外一本年鉴。

“我们有些过于追赶时代的潮惊,就连年鉴也选择最新的,所以我们自然找不到正确的答案。陈旧过时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最有用的,也就是说,密码本不是刚才那本新年鉴,这本旧年鉴才是卜罗克借以写密码信所采用的书,这才是真正的事实。”

福尔摩斯没有来得及拍拍那本旧年鉴上的尘土,就迫不及待地翻动起来,急切地寻找着第 534 页,口中念念有词:

“但愿我们这次的希望不会落空,第 534 页,先看第 13 个词,哇!不出所料,是‘There’,非音接近我们的需要。接下来,第 127 个词‘is’,好极了!与‘There’合起来就是‘There is’(汉语译为‘有’),正合我意。”

福尔摩斯兴奋得两簇眉毛不断抖动,双目凝神地盯在那本年鉴上,脸上显露出无比的兴奋。

“‘dan. ger’(汉语译为‘危险’)! ‘may’! ‘come’! ‘very’! ‘soon.’! ‘on. e’! 合起来就是‘There is dan. ger may come very soon. on. e’! (汉语译为‘某人将面临危险’))的确是重要而有价值的信息,接着是‘Douglas’(可译为‘道格拉斯’),这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再往下看,‘rich —— coun. try —— n. ow —— at —— Birlston. e —— House —— Birlston. e —— con. fiden. ce —— is —— pressin. g’(汉语译为‘确信现在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的一位有钱绅士道格拉斯将面临危险,万分紧急’)。喂,我亲爱的华生,为我这漂亮的一手而大声喝彩吧,这样杰出的成果足以令我们手舞足蹈,欢欣雀跃,我是不是应该被奖励一枚勋章呢?我的朋友!”

他让我赶紧把译出的句子写在纸上,然后接过去,从头到尾反反复复足足看了五六遍,嘘了口气说:

“真是难为卜罗克了,他干将的确非常出色,竭尽其能。”

“的确,这些句子显然有些违反语法习惯,但毕竟把意思完完整整表达出来,我们明白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

“在一本年鉴的某一页中要找到表达自己完整意思的所有词语,的确不容易,卜罗克显然做了省略,让我们来把它补充完整。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某位名叫道格拉斯的富贵绅士要遭到某些别有用心的坏人的算计,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否则就不会‘万分紧急’了。好了,现在我们该请麦克·唐纳警官来一趟了。”

说这话时，福尔摩斯脸上闪现出极其得意的微笑。

麦克·唐纳是苏格兰场的优秀警官，办起案子来，精明能干，效率极高。他出色的侦破案件经历，已经使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福尔摩斯已在两桩案件中帮了他大忙，这使得他对福尔摩斯产生了极大的钦佩感，况且，福尔摩斯帮他办案子，从来是不索取任何报酬的，这使他对福尔摩斯产生一种格外的亲切感，遇到麻烦，往往会屈尊向福尔摩斯请教。而福尔摩斯虽不太喜欢交友，但对麦克·唐纳警官的求教向来是有问必答，乐意奉陪的。他对这位结实的大个子警官的耿直认真和踏实勤奋颇有好感，如果套一句俗语的话，真可谓英雄惜英雄。

小仆人只用了不大的时间便把麦克·唐纳警官请来了，当警官走进房间，脸上立即露出憨厚的微笑。他魁梧的身材让人立即想到雄健的猛虎，眼中突现出智慧的光芒。他用阿伯丁方言高兴地向福尔摩斯打招呼：

“你好，福尔摩斯先生，近来你还一切顺利吧！”

“你好，我们正等待你的到来，恐怕你又要有事干了。”

“是吗！那么我相信这次又需要你的帮助才能顺利结案。不过，我刚刚获知发生了一个案子，为了获取我最最需要的材料，我必须及时赶到现场去，你应该知道这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的时间今天并不宽裕，还希望你原谅，啊……”

说到这里，麦克·唐纳猛然一怔，一言不发。原来，他希到了桌子上写有密码的纸条，他迅速拿起那纸条，凑到眼前。

“伯尔斯通……还有道格拉斯，快告诉我，福尔摩斯先生，你这里怎么会写有这个，啊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人名呢？这简直把我弄糊涂了。”

“难道你也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我的警官先生，他们可是我们收到的一封密码信中的两个人的名字，有什么不对吗？”

我们惊诧地注视着麦克·唐纳警官，警官也惊诧地注视着我们，片刻之后，麦克·唐纳警官终于发言了。

“事惜是这样的，今天早上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被杀了！”

二 谈 话

麦克·唐纳警官的话让我的心为之一颤，我真正感到十分意外。良久，我都不相信这居然是事实。

我定了定神，注意力转移到身边的福尔摩斯。真是奇怪，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满脸漠然之色，显出超乎常人的泰然和冷静，就像一位颇有钓鱼经验的老者注视着水面上的鱼漂一样的神色，没有兴奋，没有微动，没有沮丧，更没有吃惊。但我又分明感觉到他那颗不停跳动的心，感觉到他大难中活



跃的思维运动,多年的阅历已使他见怪不怪了,不过这不是迟钝,而是沉着。

福尔摩斯轻轻地将烟斗放在桌子上,转过头,对麦克·唐纳警官说:

“这的确有点让人出乎意料,但说起来又是合情合理和意料之中的。早在我们请你来之前我们就已破译了这张写有密码的纸条,上面已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麦克·唐纳看着福尔摩斯问道。

“那纸条告诉我们,一位道格拉斯先生面临危险,而且说道格拉斯是伯尔斯通庄园的一位有钱绅士。而现在,我们得到你的消息,这种危险已经降临并发生了。我只是感觉到,这种危险降临得有点儿太快,或着说太早了。”

“你从哪里得到的密码信,这真是有些离奇。”麦克·唐纳一脸纳闷。

于是,福尔摩斯又把刚才密码信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给麦克·唐纳讲了一遍,等讲完的时候,麦克·唐纳不禁皱了皱眉头。

“事情很明白,我们下手已经晚了。”福尔摩斯脸上多少有些失望和遗憾之感,但这种神信只是瞬间就消失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之所以来找你,是想邀请你和你的朋友一块儿到伯尔斯通去,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似乎在伦敦我们能把事情做得更出色一点儿,您说呢?”说完,麦克·唐纳用大手轻轻地抚着福头。

“未必像你所说的那样。”福尔摩斯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可是你要知道,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一桩像案,要不了多久它就会见诸报端。这桩案件会被讲得扑朔迷离,可真实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这已不是一件疑案,早在案件发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它即将发生的可靠消息,卜罗克已告诉了我们事情的全部,找到伦,事情就顺利了。”麦克·唐纳躊躇满志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又应该如何找到卜罗克呢,麦克·唐纳先生?”

“卜罗克显然不是送信着的真名,投递地址是唐伯威尔,这也没多大用处。不过对了,福尔摩斯先生,你刚才不是说送给过他十英镑的钞票吗,果真有此事?”

“不镑。”

“那么,你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把钞票送给他的呢?”

“我是通过邮寄的办法寄至康伯威尔邮局的。”

“是什么人取走了钱?”

“很抱歉,我没有去着究竟是什么人取走了钱。”

“为什么?我感到很出乎意料,凭你的探案经验,如果没有去看究竟是谁取走了钱,那么,你一定是有原因的,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在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时,我已经许诺不会去调查他的情况,既然我

答应了别人，你也知道的，麦克·唐纳先生，我一向为人处事恪守信义，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不会例外的。”

“噢，那么，依照你的判断，那个卜罗克的身后是否有个神秘人物？”

“绝对应该存在。”

“是不是莫理亚提，那个教授，你刚才所说的？”

“对！”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位教授在公众的心目中，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人物。不过，在你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甚至很低，这一点，不会瞒过我们的犯罪检查部。”说这话时，麦克·唐纳脸上闪现一丝不自然的浅笑。

“是吗？可我并没有公开贬低和攻击过这位教授啊！只不过在我看来，你们有点把他抬高了。”

“说实话，我的确发现不了他的瑕疵所在，为了证实你对他的看法还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讲出来，我还曾亲自拜访了他一次。他俨然是一派慈祥的长者风范，举止谈吐，优雅而又谦恭。我这个对天体物理知之不多的人，居然不知不觉中和他把话题扯到了关于日蚀的探讨上。这个问题在他讲解起来是那么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他只用了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的模型就立刻把它讲清楚了，而且非常生动。在我向他告别时，我还从他那里得到了一本我至今还看不太明白的书。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肩，瘦长的脸上堆满了和善的微笑，两眼充满温和的先芒，这使我感到非常亲切，那一刻的信景至今留在我的头脑之中。”这时，麦克·唐纳似乎陶醉其中了。

“看来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拜访，要不然你怎么会至今还记忆犹新呢。请你继续讲下去，最好是具体一点儿，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是到了莫理亚提教授的书房，并在那里和他促膝交谈的，是吗，麦克·唐纳先生？”福尔摩斯似乎产生了极大兴趣。

“没错！”麦克·唐纳警官注视着福尔摩斯回答道。

“是不是一间布置非常讲究的书房？”福尔摩斯继续发问。

“很讲究，甚至可以说很华贵，这一点我注意到了。”

“那么你坐在哪里？”

“我坐在他的对面，也就是他写字台的对面，怎么了？”

“很好！”

麦克·唐纳警官这时用手指摸了一下鼻子，一脸迷惑不解的神色。

“还有，当时他的脸是否背着阳光，而身体却面对着阳光？”福尔摩斯继续向麦克·唐纳警官提着让我摸不着头脑的问题，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用意的。

“不，那时候已没阳光，我是在晚上拜访他的，当时房里亮着灯，灯光好



像照着我的眼，因为灯光很亮。”麦克·唐纳一丝不苟地回答着。

“很好，那么，不知你是否留心，你对面的莫理亚提教授身后的左上方是否有一幅油画呢？”

“是的，我很细心地观察了房间，那幅油画自然也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它的确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注意到，画中一个手托下腮的少女，两眼斜视着什么地方，除此之外，我没有新的发现。”

“那幅油画是冉·勃甫狄司特·葛露士的作品。”

“冉·勃甫狄司特·葛露士？那又如何？”麦克·唐纳警官一脸不唐之色。

“冉·勃甫狄司特·葛露士，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他可是一位有名的画家，在17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初，他在法国遐迹闻名，绘画作品广受好评。而且，现在对他的褒奖比当时还要高，还要多。”福尔摩斯好像在闲谈艺术。

“我真的很糊涂，究竟葛露士的油画与伯尔斯通案件有什么联系？”

“我的警官先生，请你不要着急，冉·勃甫狄司特·葛露士的油画的确对我们有很大帮助，要不然，怎么会把话题扯得那么远。”福尔摩斯笑着说。

“对于你的跳跃思维，我的确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我也着实被搞糊涂了，不知道其中的名堂究竟在什么地方，油画和杀人案究竟有什么联系。”

麦克·唐纳一脸大惑不解的样子，我也有些纳闷，但也知道，在这个时候，福尔摩斯是不会讲许多无用的话的。

“亲爱的警官先生，还是首先让我给你讲一下那幅冉·勃甫狄司特·葛露士的油画的故事吧！那幅画的名字叫像‘牧羊女郎’，在1865年时，被人在朴特列司拍卖，价像120万法郎，合4万多英镑，只此一点，难道就不能提醒你一些什么吗？”福尔摩斯说完，抬眼看着麦克·唐纳。

“价值的确很高，那你指的是……”麦克·唐纳欲言又止。

“难道你并不了解教授的年薪吗？那大概只有七百镑上下，这又说明了什么？”福尔摩斯进一步提出问题。

“噢！你是说，以教授的个人收入，根本就买不起那幅油画，是吗？”

“是的。”福尔摩斯微笑着回答道。

“这里的确发现了问题，我想继续倾听你的高见。”

看到麦克·唐纳那副着急的样子，福尔摩斯脸上露出那种经常的被人崇拜时才会具有的满足感，像故意顿了顿，然后说：

“你不是要去伯尔斯通吗？警官先生，时间一长，会耽误你的行程的。”

“没关系，我的马车脚力很快，维多利亚车站离这儿又很近，我到那儿用不了多长时间。现在，我们还是继续那幅画的话题吧！对了，你怎么对莫理亚提教授的房间了解得如此详细，你可是一次也没有见到过英理亚提教授啊！”麦克·唐纳继续提出自己的疑问。